

十七史商榷

十七史商榷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唐書二十二

韋皋紀功碑

新韋皋傳皋爲劔南西川節度使歷敘皋戰功進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南康郡王帝製紀功碑褒賜之順宗立又檢校太尉舊書不載賜碑事歐陽氏集古錄予未見全目但有跋尾不載此碑趙氏金石錄有之云德宗撰皇太子誦正書立于貞元二十年十二月而王象之作輿地碑目於成都府列唐韋南康碑二

注云並在大慈寺殿中今紀功碑尙存成都家觀察

鳳儀

搨以寄予剝落殊甚殆不可讀首行標題可辨

者有川節度大使檢校中書令上柱國南康郡王韋

皋紀碑銘二十二字末行可辨者有和三年四月廿

五日勒九字則立碑之年月也據史碑文乃德宗御

製紀功以褒賜之若然則川上闕者劔南西三字紀

下闕者功字而檢校下闕者當為司徒兼三字然則

立碑當在貞元時今和字極明其上一字雖漫漶却

的係元字乃其前檢校下一字雖亦漫漶而的係司

字非太字臬於永貞元年則位終檢校司徒未嘗

加太尉史言順宗進太尉爲非抑德宗製文以賜者  
決無不卽勒石直遲至元和三年之理今趙錄固明  
言貞元二十年十二月立矣王象之旣言韋有兩碑  
則予所得乃後碑而趙所錄乃前碑恐已亾矣前碑  
當貞元後碑則當元和而亦出憲宗御製故標題直  
書名不稱韋公其題首當更有御製二字

皋遣劉闢謁王叔文

史言王叔文干政皋遣劉闢來京師謁叔文曰公使  
私於君請盡領劔南則惟君之報不然惟君之怨叔  
文怒欲斬闢闢遁去皋知叔文多釁又自以大臣可



與國大議卽上表請皇太子監國又上牋太子暴叔

文伍之姦且勸進會大臣繼請太子遂受禪因投殛

姦黨

叔文欲斬闢亦見南  
部新書卷丙

愚謂舉雖有功位已極矣地

已廣矣又欲盡領劔南何其貪也始知叔文專權則

私請之鄙甚後知其孤立為中人所惡則乘間傾之

險甚表請監國豈為國乎憾其不許闢請耳舉以闢

為腹心闢之亂舉實啟之惜叔文之先見而其計不

行也憲宗讐視其父所任用之人而隱德舉之首請

太子監國且上箋勸進故於其死後追思不已曲加

褒美碑中宣翼贊之力著恢復之勲禦大災清大難

等語此謂皋不受朱泚僞命歸附德宗於奉天猶可  
至謀猷杖忠義之臣得鎮撫之宜及輸賧委贄等語  
此謂皋通雲南破吐蕃亦猶可乃又屢稱爲純臣爲  
忠良則非新舊書言劉闢厲階實皋所爲在蜀侈橫  
斂財以事月進幕僚皆奏署屬郡刺史又務私其民  
以布恩其於叔文干請擠陷反覆傾危真小人之尤  
豈純臣耶新書一百八十卷李德裕傳言皋在蜀啟  
戎資盜養成癰疽則功固未足以償其罪也

韋聿避父嫌名

新章皋傳末附皋兄聿遷秘書郎以父嫌名換太子

司議郎舊書無此言新書所添也但舊書不言皋與

聿之父何名新書既欲載此事而其前亦並無父之

令人不曉其何謂權德輿南康郡王家廟碑臬父名貴與秘同音見唐文粹第六十卷

### 唐以河北為山東

新藩鎮魏博傳首論肅代以下瓜分河北地以付叛

將杜牧以山東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賊得之故

天下不安愚謂唐以河北魏博鎮冀諸鎮為山東前

於後漢鄧禹傳論山東山西與此亦略同至今之山

東則大不同潛丘劄記第三冊言今山東本宋之京

東東路京東西路金以都不在汴改京為山而山字



無著矣愚謂今之山東若指爲陝山以東亦可未必  
遂無著如史記云山東豪傑竝起亾秦是要與河北  
之山東大異通鑑第二百七十一卷後梁均王紀下  
龍德二年晉王李存勗率兵至新城南候騎白契丹  
前鋒宿新樂涉沙河而南諸將勸擊之晉王亦自負  
云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契丹如我何吾以數萬之衆  
平定山東云云胡三省注云河北之北在太行常山  
之東此下北字誤當作地觀此則河北之爲山東自  
明

王莽河

舊書一百四十一卷田承嗣之姪悅傳悅叛馬燧討之李懷光率禁軍助討王武俊救悅懷光軍敗武俊決河水入王莽故河以隔官軍水深三尺糧餉路絕云云新書二百十卷田承嗣之子緒傳緒殺悅自爲留後朱滔令將馬寔率兵討之進攻魏州寔瀕王莽河壁南距河東抵博州云云又二百十一卷王武俊傳敘武俊救田悅決河斷王師餉路與舊書悅傳所敘是一事而稱爲王莽渠攷悅緒據魏博而唐魏州卽今直隸大名府史記河渠書云禹道河至大伾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行平地乃斲二渠以引

其河二渠之解有二孟康曰其一出貝丘西南南折其一漯川南折二字有誤不如酈道元解一則漯川則今所流也一則北瀆王莽時空故世名是瀆爲王莽河也二渠皆自長壽津以引其河長壽津在今濬縣滑縣之間河渠書又云元光中河決瓠子注鉅野通淮泗天子發卒塞瓠子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據此司馬遷以武帝塞決爲復禹迹則其意以西漢見行之河卽禹河所謂北瀆一名大河故瀆者也其實此乃周定王五年河所徙非禹河至漢志魏郡鄴縣故大河在東北入海此漳水與河經流徒駭相亂

尤非禹河據鄭康成注禹貢以屯氏河爲禹河也自  
王莽時北瀆又空河奪漯以行自朝城東出矣悅緒  
傳云云猶是後漢所行酈道元所見之道彼時在代  
德間王莽河已涸不待言故決水入之而僅得三尺  
抑雖涸而河形猶在故瀕河置壁也唐史少及河事  
聊一考之

歸卒於魏州

舊田宏正傳宏正由魏博節度使移鎮冀以與鎮冀  
有怨以魏兵二千爲衛從朝廷不許明年七月歸卒  
於魏州文義滯拙忽稱兵忽稱卒殊不分明當云明



年七月宏正不得已乃歸其兵於魏州

朱滔王武俊將救田悅

舊張孝忠傳朱滔王武俊謀叛將救田悅於魏州原  
本作詔田悅救於魏州案田悅乃承嗣姪世濟其惡  
與朱滔王武俊同逆時馬燧等率王師討悅故滔武  
俊欲救之聞人詮原本大謬近本改是

李寶臣傳異同

李寶臣本安史逆黨其後來降新舊二傳頗多異今  
有寶臣紀功載政頌碑尙在真定府察院故址予得  
其拓本殘缺甚就可辨者與二書亦有異始名張忠



志降後賜姓名二書同今碑第一段有云我亞相張公忠志又云公越在東土受制宇下此卽敘其從祿山事與史合其拒安慶緒而降舊但言爲恒州刺史而新則添封密雲郡公今碑第二段有授恒州刺史封密雲郡云云正與新合史思明反寶臣又叛從之思明敗不受朝義命而降舊所敘只如此新則添敘寶臣爲賊固守與賊黨辛萬寶相犄角思明歿殺萬寶今碑第三段先云歸於朝朝廷嘉茂功錫禮部尙書兼御史大夫成德軍節度使清河郡王賜姓李率寧全趙開復東土是用苴白茅昭崇武功史不言御

史大夫省文史言封隴西郡王在大歷末碑說拒史  
朝義初來降事故封清河此碑立於永泰二年隴西  
乃後來改封也碑於此段下追敘其功有云慶緒奔  
鄴修好於公又云思明外公以其黨辛萬寶又云夏  
四月戮萬寶又云朝義播亾係命於公自公歸朝是  
翦厥翼翌日公會王師於趙郊恭行天用勦焉亦與  
史合但碑多飾詞耳史言寶臣拒朝義降卽有恒定  
易趙深冀六州而碑敘此事則云克諧五州允奉如  
一虜不我制公用哆然又云戎性沓貪南自相魏邢  
貝東至滄德瀛鄭疋夫疋婦蕩在草莽越踐公境宣

服公威惕惕瞿瞿攝進成序若公在首五州之人無  
荒寧風行於冀冀人熙熙此止言五州與史不同未  
詳碑又云惟九年冬帝命宗臣特拜右僕射其碑首  
標題亦有右僕射字而史作左僕射疑亦後來所轉  
但碑立於永泰此必非大歷之九年而天寶末至永  
泰紀年無九年此亦未詳碑又稱公德載於人人以  
蕃殖翼贊三主鋪敦四凶聖咨乃賢神被乃祿惟公  
牧恒爾有君臣公正爾有父子公保爾有灾厲公奠  
爾有稼穡公成微公疇依昭茂德崇豐碑阜成於文  
庶永於世克建樂石勗揚頌聲頌曰惟君配天惟臣

配君嶠嶠我公爲君武臣翼贊皇家奄有世勲其誇  
美如此三主元肅代也四凶祿山慶緒思明朝義也  
寶臣元宗時爲射生子弟叛從祿山降而復叛叛而  
再降凶狡悖逆罪不勝誅何翼贊之有陸贄論關中  
事宜狀曰往歲爲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升平  
者李正己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碑支度判官王  
佑文推勾官王士則書皆其幕僚大書深刻欲欺天  
下後世然是非千載炳然小人姦言則何益矣

王武俊傳脫誤

舊王武俊傳趙州刺史康曰知遣人謂武俊曰惟岳